

费莲情人之

迷



（湾）洪小乔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费莲情人之谜

(原名:费莲姑姑的情人)

(台湾) 洪小乔著

I247.5/888

2012.10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费莲情人之谜

(原名:费莲姑姑的情人)

(台湾) 洪小乔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
(邮政编码:100007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32开

字 数 124千字 5.75印张 1插页

版 次 1989年9月第1版

印 次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0074-130-3/1·78

定 价 2.20元

由于费若薇是父亲婚后在日本所生的孩子，母亲又是日本人，所以高中一毕业，她爸爸费强就把她送来日本东京念这所短期的大学。

若薇的日文还不错，平日的用语，差不多难不倒她，所以在东京的日子也过得快活极了。

算一算，也有两个半月了吧！新宿区几条小巷子，哪里有什么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也弄得有些熟了。

那个叫宫二的日本男朋友，两个星期以前就跟她亲过嘴了，现在两个人坐在‘if’咖啡店里，宫二就拼命地怂恿若薇去那个地方……

“走吧！谈恋爱哪一个不是那样，拜托你，让我好好地爱一下嘛！”宫二说。

“NO！”若薇觉得说拒绝的话，好象用英文的“NO”，比较果断些。

她现在也知道了，宫二说“走吧！”是指去哪里了，就是巷子里那些供人“爱一下”的小旅馆了。

“拜托啦！”宫二还是求着。

“绝对——NO！”若薇日文加英文，坚拒了。

“亲嘴归亲嘴，如果这样子就要上床，那我不成了浪荡女了？”

心里那么想着。

“那么，就去看电影吧！每次都是这样，真是没有意思哪！”宫二自己用日文在那里噜噜苏苏地说着。

若薇看着宫二那张有些稚气的面孔，想起等一下在那黑抹抹的电影院里，却要对自己毛手毛脚，摸这儿摸那儿的，忽然就不耐烦起来了！

“不要不要，太晚了，要回去了！”

“才七点半呢！”

“不管了，今天想回家！”若薇就站起来。

“自己可以回家去的，不用你送。”

说完话，就自顾地跳上了一部计程车走了。

宫二追出来，站在那儿，口张着，来不及阻止。

□ □ □

坐在车子里想一想，时间还早，就又跳下了车。

“自个儿随便逛逛也舒服。”

站在那儿瞧人家在街头算命，肩膀被拍了一下：

“费若薇吗？”

是一个女孩子在叫她。

“噢！”转过脸来。

“是你，果然是你，费若薇——”吕玉卿好兴奋。

吕玉卿是若薇国中和高中同学吕爱卿的姐姐。十六岁生日那天，请全班二十个同学来家里庆祝的时候，吕玉卿想见识见识有钱人家是怎么样的，就跟着爱卿来。

其实吕爱卿倒不是因为和若薇很要好，若薇让她来家里的原因是，因为她们没有父亲，两姊妹靠着妈妈，相依为命的，若薇请她们来，故意让她们把庆祝会的自助餐剩下的，全部都带回去……

玉卿来日本卖唱赚钱已经两三年了，遇到了若薇，真是喜不自禁，两个人喝了咖啡，互相留了电话地址，才分手……

□ □ □
回到家，才开门在玄关脱鞋，就听到电话铃直响。

“喂——”

“小薇啊！怎么整个下午都不在？快啊，快回来。”是妈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。

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莲姑姑出了事，你快回来，明早第一次班机回来！”

“姑姑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要问了，快回来就是了。”

“怎么了吗？妈！什么事嘛！”

“你莲姑姑死了！”是爸爸接过来回答的。

“啊！”若薇一下子怔住了。

“明天一早就回来，回来再说吧！”爸爸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那边，好象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……

“这怎么可能，莲姑姑上星期四还打电话来，开玩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才知道电话已经挂了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，不可能的。”若薇有些自言自语地。

“我不相信，我去问问小昌叔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匆匆忙忙地下了电梯到二楼。

□ □ □
小昌叔叔，是她在日本的监护人，费强多年的老友。

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桌上有一封从台湾××疗养所寄来的挂号信。

看完信的小昌，失神地呆坐在办公室已经好几个钟头了，信上说：

“请速来本所一趟，有紧急事件相告，蔡玉珠女士已失踪

三日，是越墙私自潜出……”

若薇来按电铃的时候，他似乎是震惊了一下，赶紧地用手帕在脸上、眼角上轻轻擦了几下，才去开门。

“小昌叔叔，我妈刚才来电话说我莲姑姑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若薇慌慌张张地还没进门就问。

“我刚才也接到了你爸爸的电话，恰巧，我在台湾也有点事要办，明天一早我们就一起回去吧！”

“你哭了，那么，这件事是真的了？”

“是真的！”小昌说。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她怎么死的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好象是自杀吧？”

“自杀？那更不可能——”若薇已经哭了。

小昌叔难过地，却在点头说：

“真的，她死了！”

“这怎么可以呢？她不可以这样！她……”就放声地哭了起来……

小昌叔把她搂在胸前，任她去哭……他自己好象也忍不住地伤心……



费莲，是个四十岁不到的女人。

美丽而拥有财富；这七年来，神秘地独居着。

极少在公共场合出现，即使出现也会带上一副大墨镜，差不多让人要把她的长相给忘了。

不过，据以前见过她的人说：

“也不知道怎么着，她笑起来，特别地好看。”

带着六分神秘，三分稚气，一分微微的邪气！

就是那一分微微的荡意！那一分微微的春意！啊！叫看的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已经窝到心底了！

她不是名人，也不是明星，由于她那笔神秘而可观的财富，和那极端残酷的自杀手段……顿时在警方、新闻界，深刻难忘地被热烈地讨论起来……而且心中也有些毛骨悚然。

除了一张遗嘱，两封简单的道别信……

原来预计的一笔庞大的遗产，竟神秘地失踪了，只留下她住的那栋一百坪的别墅，和一些现款……

至于她为什么要死，可是一句话都没有交待……

临死前，好象烧掉了一些信件和文件……勉强在灰烬中清除的，则是一叠未烧尽的法院传票……

这十几年来，费莲不断地上法院出庭作证，其中也可能涉嫌一些军火走私的案子，当然这是她的前夫屈四海所犯下的罪状，事实上与她并没有直接关系……但是，与她的财富应该有一些关联吧？

费若薇是她的法定继承人。只是钱财的数目未免太少了一点。到底，钱都到哪里去了？

□ □ □

小昌叔因为曾经是费莲最忠实的爱慕者，她的死，他好象比谁都伤心。

跪在那儿，不喝不吃，整整两天两夜，好象生命已经缩短成这一刻的记忆了！

“小昌叔好可怜哦！妈，你劝劝他啊！”

小薇自己也没他那么伤心呢！

他的痴心痴爱，真令小薇感动不已……小薇为这个，也替他哭了好几个钟头。

办完丧事，小昌也处理了在台湾的一些事，他交待了费强夫妇一些话，就离开台湾了。

□ □ □

若薇也不急着回日本，一连三天，她都在姑姑的别墅里呆着。

在寻找一些回忆吧？！

前几天哭了些时候，这两天好象也不那么容易落泪了。

“小薇！小薇——”

“小薇啊！回去吧！还在那儿翻啊？”费太太一面说着一面上楼来，顺手推开了卧室的门。

若薇还在那儿翻弄她姑姑的一些旧东西。

“你姑姑的东西可真多，太晚了，该回家去了——”

“妈，姑姑根本没有理由自杀。”

“唉！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好吗？真叫人心酸的……”费太太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立即有了悲痛的颜色。

是啊！那是一个叫人心碎难忘、而恐怖的镜头。

费莲的引火自焚，把自己烧得面目全非……这么一个娇若仙子的美贵少妇……怎么忍心把自己烧成那个样子？……

是太残酷了些。

她也真狠得下这个心，硬把自己“弄”死。

到底是什么事让她那么痛恨她自己呢？

她“恨”自己的容貌吗？她要把“它”烧成灰？

□ □ □

若薇放下手边的东西，转过脸去看床上那张放大的照片，还有梳妆台上那些名贵的化妆品，一些形态奇特的香水……一盒盒的名牌手饰、项链……这几年，费莲也都很少出门

了,这些东西,是她当年风情万种,喜欢社交、舞池时候所穿戴的东西……这一切好象都不是真的……

“真是不懂,姑姑她是怎么想的,想到这绝路上去了?”若薇说这话的时候,眼眶中又突然有了泪水。

“妈,这一张照片,我要带去日本,想念的时候,可以看看,我可以摆在床头柜上……”若薇拿起小几上的那张六寸大的半身照片说。

母亲轻轻地点点头。

“回去吧!”



翁伯来开门泊车。

“先生回来了吗?”费太太问他。

“在客厅里了。”

“爸——”若薇把母亲丢在后头,快走几步上前去拥着爸爸费强。

“又去你姑姑那里?”费强也用手把女儿环抱住,算是安慰着她。

“爸,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回来呢?我连姑姑的最后一面也没见着,怎么不让我见她最后一面呢?”

“小薇,你姑姑的最后一面连我都不敢看,那可怕的尸……那可怕的样子,唉!不能看的!”费强眼睛看着太太,费太太把脸别过去。

“去洗个脸,爸爸累了一天,好好地陪爸吃顿晚饭,不要再谈你姑姑的事好吗?等一会律师还要来,我们还有好些事没处理呢!”

若薇今年十八岁,从小在富裕环境中长大,是个单纯、漂

亮、偶尔蛮横的娇女孩。

吃饭的时候，费强就说了：

“你下个星期回日本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明年进上智大学没有问题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，没有吧！”小薇喝了一口汤。

“这是你姑姑生前对你的期望，要专修法文的，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即使有困难，也要努力去实现它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大致说来，费若薇还是很听话乖巧的，很能自爱，不是很惹麻烦的宝贝女儿。

但是可也不是那种温柔可人的女人，表情是那种不怕生的，毫不担心的那种。

“爸！学法文应该到欧洲去更好，为什么要在日本学？”

“要去欧洲以前，也得先把日文学好再说啊！”费强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只这么似是而非地说。

“噢！懂了。”若薇倒也不噜苏。

不过，等到饭快吃完了，若薇突然问了一句话。

“爸，你知道姑姑自杀的原因吧？”

费强那最后一口饭，差点喷出来。

“喀喀喀——”咳嗽了起来。

“小心噎着了。”费太太起来敲他的背。

这样停了好几分钟时间。

“唉！你姑姑她很多事，也不太告诉我，尤其这几年……小薇，爸爸也不清楚，我们不谈这件事好吗？”

费强站起来，离开了餐桌。

“孩子，别问了，真的，大家都受不了……”费太太这样地看着若薇。

若薇只好沉默地吃完饭。

□ □ □

律师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在自己房里和同学打电话了。

“费大夫，这件事，可能得单独跟你谈……”

律师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费太太。

“你们谈，我失陪了。”费太太很识趣地走开。

“什么事，那么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这是不得已，费莲小姐生前来找过我，交给我这个……”律师从公事包里拿出了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，里头好象还有另一个信封。

“她吩咐，在她死后一个星期，要秘密地交给你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“哦！”费强接过信封，上下都查看了，确实是一个密封的大纸袋，没有人拆开过的。

“她什么时候交给你的？”

“上面有日期，大约是死前一个月左右。”

费强准备要拆开来读，律师阻止了他。

“抱歉，可不可以等我离开了以后，你再看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既然连你太太都不能知道，一定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事吧！我在这里，恐怕也不妥，告辞了。”

“也好，那么慢走了，不送。”

费强满腹疑惑地打开了信。应该没有什么吧？

“希望不是什么大事！”

只见费强睁着大眼睛，微张着嘴，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的样子！

这信里面另外还有一些信……

费强看完了它，本来想用打火机统统把它们给烧了，一下子又改变了主意，慎重地把它们一起锁进了保险柜里。

坐在书房的椅子上，久久才回房里去。

□ □ □

若薇要回日本的前一天。

“妈，今天让我一个人去姑姑房子那边！”

“还要去啊？一个人不害怕？”

“不怕，总觉得姑姑没有死哪！”

“别说这种话，中午吃过饭再去吧！”

“现在想去！”

“那也要吃饭哪！”

“好嘛！”

再去那房子看看，算是对姑姑的怀念和一些关怀吧！姑姑是个美女，死得那么凄惨，这几天母亲好象也不再那么悲伤了！

“好容易忘情啊！这个世界！”

这是最后的巡礼了，我去日本以后，过年才会再回来，姑姑会寂寞吧？

若薇面对着床头那张大照片，嗨！有床头柜的一半大哪，站在那仔细地端详着费莲姑姑那一张精致的脸孔。那是费莲二十五岁时照的。

“姑姑是真美，五官是零缺点，尤其那个笑。”

“到底有多少男人和她相好过呀？”

“她死前的一刻钟，有没有犹豫？”

“什么事逼得她非死不可呢？”

“自杀？为什么要自杀？”

这样想着，忽然地就有了脱下鞋，走上床去，想去把照片取下来的冲动；是想把姑姑的脸好好地看个够，瞧它一个永不忘怀吗？

这一动，却发现了一个小秘密。

原来这挂照片的墙上，有一扇小小的抽屉门，看来象是个小壁柜的样子，而钥匙就在照片背面木头框角上。

若薇有些迟疑，当然，也是很兴奋的。

“会发现什么吗？”

开了锁，打开那扇小门，噢，原来是一些象帐簿一样的记事本子，有好几本呢——

翻开来，一页一页的字。

民国××年×月×日

是姑姑的笔迹；没错。

二十几年前的记事本子？

……

我好象很不安，真的我再也不能安静地去享有我心中那个秘密的爱情了。

啸龙哥，他为什么要吻我？真的，他不能这么做，他会破坏我唯一的心灵，我心灵中唯一的爱。

……

若薇把记事本子再往前翻翻，看看里头早期的记载，那真是天天都写的，那么算是杂记吧？

“看最近的那一本，应该，也许可以知道姑姑为什么自杀的原因吧！”

拿开最底下的一本。

只可惜，最后一天记载的日子是去年年底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书页刚好只剩一张，而且只简单地写了两行，更糟的是，若薇连看也看不懂。

姑姑用的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，八成是法文了，而且是近两三年来的记事本，全是用那种文字记的。

“怪不得她要我念法文呢！”

“是希望我是唯一能了解她，唯一能读得懂她记事本的人吧？所以才把这栋房子留给我！”

“那么，她是希望我可以看到这些记事事了！”

“天啊！那还要几年啊！”

“当作是我和姑姑之间的秘密吧！我不会让爸妈知道这个秘密的。”

若薇决定把能读的那些，趁这个晚上，看看能不能一口气读完，不能的，下次回来再看。于是她打了一个电话给她母亲：

“妈，今晚我想住在这里。”

“不好吧！明天要回日本。”

“东西不是都弄好了，明天起早一点就行了，水月她们夫妇，睡楼下，我很安全啦！”

“真的要这样？”

“妈，不要担心啦，让我在这里，就算陪陪姑姑她孤单的灵魂，明天我就去日本，那么久才回来，说不定，姑姑今夜会回这房子来的……”

“若薇，怎么说鬼话了？不要乱讲。”

“妈，开玩笑的，好不好吗？”

“好吧！由你吧！”费太太摇摇头，没办法啊，只有一个女儿啊！

若薇放了电话，急急忙忙坐到她姑姑的床上去，翻开刚才看的那一页，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。

×月×日

……

想到昨天晚上，我觉得自己好象作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灵魂的事，是亏心的？也不是，是觉得自己歉疚了，愧对自己心中的那份情。

我竟然让啸龙哥，拥抱着，也吻了我。

啊！我是真应该拒绝他的。

因为，我知道，我并不爱他，我的心，早有一个黑影占据着……占领着……有些沉闷……

只是，他太突然了，就这样夺去了我的初吻！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大事！我这十几年来，守着一颗心，一颗纯洁奉献的心，但，不是准备要给啸龙哥的，有些不甘心哪！

也许这不是什么希奇的事。

也许应该在很有气氛的情况中献出，而且是和自己心中所爱的人。

我心爱的人，又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心中有爱吗？

渺渺茫茫中，那似乎是刺痛我的吧？！

我并不讨厌啸龙哥，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他也长得很叫我喜欢。哎，这怎么说！

这就是恋爱吗？如果真能和啸龙哥谈起恋爱，在一起相爱起来，也许对我是好的，是吗？

但是，我殷殷盼望的，不是他。

是我心中那熟悉的身影，那个牢不可破的梦境。

×月×日

我已经躲了啸龙哥两天，今天方伯伯去欧洲，我又可以借故不到前厅去吃饭，我又可以避开他好几天了。

但是吃过饭，又到后院来，只站在窗口，我再也不要让他碰我一下了。

我不想出去见他，他只好一直站在窗外，隔着铁窗，在月光下，他痛苦地说：

“小莲，你会害死我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真的，我已经失眠了好几晚，我想你，想你这张脸，看不到你这张脸，我会死。”

“你不能出来院子吗？你出来好吗？”

“不！”我说。

“就只是轻轻地拥抱你就好，或是吻一下额头就好，就是让我看着你就好。”

“……”我摇头。

“天啊！你那么怕我吗？小莲，看到你，抱着你，我觉得好幸福、好幸福，好象立即拥有了世间的一切，你这样躲着我，我好痛、好苦！”

啸龙伸手进来，轻轻地触摸着我的脸。

“小莲，为什么哭啊……”他吓了一跳。

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流满了腮。